

为皖赋诗两百首 李白与安徽有不解情缘

《长安三万里》唤醒人们血液里的中华文化密码 省图珍藏李白诗文集折射文化流传之艰难



国漫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的热映，带火了“唐风”，也让李白、高适、杜甫等一众诗人成为“网红明星”，读着诗歌长大的中国人，被唤醒了血液里的中华文化密码，人们沉醉在绵延古今的中华文化神韵中，思接千载，心潮澎湃，同时也不由得为英才的受挫、失落、凋零而叹息。杜甫曾写诗怀念李白，说“文章憎命达”，寥寥几字，让人心生戚戚。李白有着不世出的才华，也有着无法摆脱的困厄，他如飘蓬浮萍零落辗转，未曾真正实现过报国夙愿，也未尝有过长久的安稳。

幸而，在他湖海飘零的一生中，安徽给了他格外多的慰藉和护佑。纵观李白一生，与安徽颇有缘。自公元725年起，他的足迹踏遍这方山水，留下了大量与安徽风物人情有关的佳作。他曾七次来到皖地，或长住，或短居，辞世后，遗骨也葬于安徽当涂。今天，从各地赶来瞻仰凭吊的人，看到墓园里青莲池波光荡漾，诗仙立像丰神俊朗衣袂飘然，忍不住吟诵起一首首李白的名篇，他们穿越时空，与诗人在文字中相遇，梦幻而浪漫。

文章千古事。写于千百年前的文字，如何穿越时光长河，历历呈现在后人眼前？在印刷术尚未出现的盛唐，李白的诗文又是如何传于后世的？文化流传的路途上又有着怎样的坎坷和变故？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22部李白诗文集古籍，为我们揭开了和李白有关的另一段传奇。



李白与安徽的生死情缘

李白与安徽第一次产生交集，是在唐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。那一年，李白25岁，青春正好，意气风发。他坐船从四川出发，沿长江而下，去往江东，经过安徽当涂江面时，兴致勃发，写下了气势浩荡的《望天门山》：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

心中怀有大气象者，笔墨间往往也是大山水，天门山的景致未必壮阔，却很契合李白当下的心境，两山夹峙如人生开启时之逼仄，难挡大江东流奔腾入海的志向，他此次出川，漫游天下，志在天下，他的人生，是要有所取有所图的。

自此，李白的一生进入了极富传奇的篇章。也自此，安徽与李白之间结下了无法割裂的生死情缘。

唐天宝元年（742年），李白带着家眷来到安徽南陵，客居于此。《李白年谱》记载：“四月游泰山……夏携子女南下……寄子女南陵，只身往越中。玄宗召入京，遂返南陵。……秋，受诏入京。”

纷繁多世中的温柔之乡

从庙堂回归乡野的李白，继续在天地间行走，在湖海间飘零。他忽而北上，辗转鲁郡、洛阳及陕地，与新朋旧友同游，评文论诗；忽而南下，由扬州金陵至越郡，寻仙问道，寄托心情。看似闲云野鹤，可他的内心一直在渴望寻找另一条出路。

这期间，在政治抱负屡受打击之后，李白渐渐生出归隐的心思，他自觉“立功”无望，乃始以“立言”为义务。”加上为躲避即将到来的战乱，李白更渴望在南陵找个好地方安置家眷，这在他当时所作的诗“龙堂若可憩，吾欲归精修”（《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）“长铗归来乎，秋风思归客”（《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》）中流露的很清楚。

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，安史之乱爆发，这场战乱，燃起了李白心中最后尚存的报国念想。这一年，李白加入南下平叛的永王李璣军中效力，作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，自比谢安，“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”，渴望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。

可惜的是，他想报效社稷的愿望再一次落空，永王势大，引起太子李亨忌恨，李白也因此获罪被判长流夜郎，幸中途遇赦，虽然后来他还想请缨加入李光弼的大军，但已经有心无力了。

上元二年（761年），李白结束了东飘西荡的日子，回到了安徽，投靠当涂知县、族叔李阳冰，这次回来，他再也没离开过安徽。

在李白人生最后十几年里，安徽无疑是他落脚最多的地方，不管走得多远，到最后都会回来，因为这片土地永远敞开怀抱在接纳他。

在这里，他遇到过“跪进雕胡饭”的荀媪，让他联想到漂母之恩；他结交了善酿美酒的宣城季叟，季叟辞世后，李白写诗“夜台无晓日，沽酒与何人”以怀念；他

这时，距他写下《望天门山》过去了17年，期间，他渴望有所作为，但始终郁郁不得志，只得携剑酒行于江湖，亦仙亦道亦侠，他的旷世才华早已闻于宇内，他天马行空豪放不羁的个性，也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

就在他志难酬意难平之际，天子下诏，令进京入翰林院待诏伴君——李白人生中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了。他作别家小将赴长安时，写下了得意之作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直抒心中块垒，畅想新的人生。

接下来的长安时间，李白进入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。史料记，李白进宫朝见时，玄宗“降辇步迎”，“御手调羹以饭之”，这在当时，已经是天下无两的礼遇了。然而越是权重之地，越是充满了风险，伴君伴虎、勾心斗角的宫廷生活，让李白黯然失意。天宝三载（744年），李白被唐玄宗“赐金还山”，他离开京城，回到了安徽南陵家中。



当涂县李白文化园

在黄山寻访当地养鸟人胡公，想买一对白鹤，胡公不要钱，只求李白作诗一首，于是有了那首《赠黄山胡公求白鹤》“我愿得此鸟，玩之坐碧山。胡公能辍赠，笼寄野人还。”

安徽，是纷纷乱世中始终护佑着李白的温柔之乡，而李白也从不吝以笔墨来表达对安徽的深深眷恋，据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汤华泉的最新考证，李白一生留下和安徽有关的作品计“诗201首、文9篇”。

李白格外钟情安徽，还因为他的偶像、南齐名士谢朓曾任宣城太守。李白的诗与“小谢”有渊源，尤其其他的律诗，虽为唐法，实则受六朝影响很深。李白称谢朓为“谢公”，一生景仰其品行与诗才，他半生流连皖地不去，怕是觉得在心灵上能离偶像更近些吧。

《李白年谱》记，宝应元年（762年）早春，李白卧病当涂；晚春三月，游宣城、南陵，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。秋天时，他回到当涂，病况日下，自知无望，遂将平生所著托李阳冰。十一月，卒于当涂，年六十二，有绝笔《临终歌》一首。

一诺千年的守护

《长安三万里》的上映，让李白再次成为国人流量的流量大咖，也让当涂李白文化园内的李白墓前异常热闹起来。从七月中旬到整个八月，守墓人谷常新都在忙着接待全国各地前来瞻仰凭吊李白的粉丝，“平时一天也就来七八个人，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人，你看，墓前的这个长石条供台上摆满了酒，都是粉丝们带来供奉的。”

当涂李白墓园，是李白长眠处，也是谷常新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的圣地。



第49代守墓人谷常新给游客作讲解

公元762年，李白在当涂溘然长逝，据说，最后陪伴在他身边的是，当地一名叫谷兰馨的至交。谷兰馨与李白相交深厚，“尝从李太白游燕为欢”，相传谷兰馨一次邀请李白到家作客，陪同游历青山（谢公山），在谢公宅旁，李白感叹一生，愿百年后长眠于谢公山下，与谢朓成为异代芳邻，于是谷兰馨向李白承诺，愿捐出自家位于谷家村的良田，以作诗人长眠之地，同时，谷氏一族还将世代守护墓园。

一诺既定。自此，漫长岁月里，谷氏家族“守墓人”的使命从未中断，到了谷常新，已是第49代，1985年，当涂县对李白墓园进行维修、扩建，谷常新也从此进入墓园专职工作。

读诗、问史、研究碑文……谷常新在李白墓边渐渐走进了这位“诗仙”的精神世界，又把“诗仙”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。多年来，他不仅遍阅李白诗歌，还写出了《李白与青山》《李白与谷氏家族》等文章，参与《太白碑林书法集》《青山诗魂》等图书的撰稿工作，他还是墓园的“特殊讲解员”，30多年来义务讲解近万次。

“这次《长安三万里》上映，我们全家人都去看了，总体上感觉还满意。更让人欣慰的是，电影上映后，有那么多人打听到李白真正的墓园在当涂，并且专程前来瞻仰，足见李白的影响力是巨大的，人们对他的爱，也是热烈而恒久的。”谷常新说。

李白晚年的三次郑重托付

“将平生所著托李阳冰”，对李白来说，是临终前的一件大事。

进入晚年的李白终于醒悟到，自己所擅长的，不是蝇营狗苟的政治，而是“诗笔驱万象”的创作，他为诗而生，来到世上的使命，就是留下不朽的文学经典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醒悟而引发，让自己的诗作结集编印，以广其传，成了他最挂心的事。

天宝十三年（754年），暮春时节，李白在扬州与诗人魏颢相遇，同游金陵，相聚甚欢，临别时，李白“尽出其文，命颢为集”。这是李白第一次郑重托付他人自己编印诗集。

然而李白辛苦整理的手稿，却被魏颢遗失，多年后，魏颢在民间偶然得到李白诗文集，于是据此于上元二年（761年）编就，订为二卷，共收录李白诗作44篇，文则仅收《大鹏赋》一篇。

遗失手稿在先，编印时仅收录李白千余首诗文中的44篇，魏颢明显辜负了李白重托，但在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丁放看来，情有可原：“唐时造纸术有了，但印刷术还没有，李白去世之后一百多年的



省图珍藏《太白全集》

李白文集流传的三个体系

宋代是雕版印刷技艺的巅峰时期，最早的李白诗文集被广为刊印。李白的遗憾，在宋代终于得到了弥补，他的在天之灵，当得到安慰。

安徽大学文学院丁放教授介绍，目前流传的李白文

晚唐时期，也只能看到皇历、佛经之类的印刷品，换言之，李白的时代，文稿想保存下来非常困难，因为没有印刷，只能靠手抄，很容易流失。”

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李白流放途中遇赦，他在湖北江夏养病半年，将平生著述稿交付僧人释贞倩，请其代为结集编印，李白在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》中说，“仆平生述作，罄其草而授之。”然而，此番殷殷托付再次付诸东流，手稿不知所终。

“将平生所著托李阳冰”，是李白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托付。李阳冰将李白诗作编纂为《草堂集》十卷，并在序中提到，“自中原有事，公避地八年，当时著述，十丧其九。今所存者，皆得之他人焉。”

《草堂集》十卷，后被范传正增订为二十卷本，范与李白有通家之好，李白辞世后，原葬于当涂县南十里之龙山东麓，817年，范传正将李白墓由龙山迁葬至青山，并亲撰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》，立于墓前，是谓用心良苦，用情至深。

李白晚年的三次郑重托付，在这一次，总算有了结果。

集，主要有三个体系：一是宋代宋敏求编纂、曾巩考次的《李太白文集》三十卷；二是明代中期，明人重订编刊与翻刻宋元本李集时有出现，蔚为大观，淳熙本李集在明正德嘉靖间多有其他翻刻本；三是南宋杨齐贤首次注释李诗，元代萧士贇补注时引入杨注部分，宋元时期，注杜诗者不下数十家，而注李白诗者仅此一种，弥足珍贵，清人王琦辑注《李太白全集》即是在杨、萧诸人注释基础之上增订而成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
丁放教授还进一步指出，“宋敏求编纂、曾巩考次的《李太白文集》，到目前为止是最全的版本，后人能有突破的几乎没有。而第二体系也就是明代时期的诸多翻刻本，没有突破和超越前人，稍显平常。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体系注释本，由于是明刻本，年代上足以珍贵，更重要的是，‘注释’李诗，对于后人理解李白的作品，非常有指导意义，尽管不是特别完美，但因为是最早注释李诗的，所以很不简单。”

诗文集珍本在安徽被完整收藏

从李白诗文编修之坎坷，可见文字流传之不易。而在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，我们有幸得以见到历时数百年而流传下来的李白诗文集珍本。这些古旧的书籍被轻轻打开，泛黄的树叶自带素静，却又扑面而来一缕鲜活风华，纸上的字，凝重有山岳之气，笔划勾连，起承转合，周正有致，端的是一派古意，气象宏大。

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石梅介绍，安徽省图书馆的古籍中共有22部李白诗文集，三个体系的李集本被完整收藏。

其一是宋蜀刻本体系的影刻本，以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影宋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三十卷本为善。每半叶十一行二十字，小字双行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单黑鱼尾，框高17.8厘米，宽11.3厘米，内封面：“吴门缪武子重刊宋本，李太白全集，双泉草堂藏板”。此本据宋本翻刻，纸墨精良，甚为可珍。目录题名“李太白全集总目”，诸卷末有牌记“吴门缪曰芑武子重刊宋本”。书首有缪曰芑序，宋敏求、曾巩、毛渐后序。有原目录一卷，原序墓志碑阴一卷，歌诗二十三卷，古赋一卷，表书一卷，序一卷，赞一卷，颂铭记一卷，碑文一卷。



位于青山脚下的李白墓前摆满各色美酒

通讯员 石梅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祁海群 王素英 任逸玮 文 / 摄